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三目錄

方技三

徐大椿

子熾

塞翁

周顥

族子笠

葛志齊

張朝魁

李裕達

方自然

濮仲謙

馬進之

徐瘋子

羅伯申

曾道魯

李家福

舒榮

郭亮生子鼈

唐雄飛

郭興時

王之政

沈衡章

陸學海

浦琳

張秉衡
陳天工

張泄

朱二

吳兆傑

子士懋
朱鶴

朱秋浦

孫時燦

楊大露

沈鶴齡

戴尙文

李炳

陳傳焯

何世仁

伊桑阿

孫坤

劉成璣

楊鵬飛

廖奇珍

夏澤沛

周世耀子舜有田生玆

鄧鳳岐

李兆鯨

子廷揚魏開幼弟梓

丁用元

黃大猷

申之交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方技三

徐大椿

子熾

君諱大業字靈胎世居吳江祖諱欽康熙朝舉博學鴻儒官翰林院檢討父諱養浩授州同知不就選老於家君性通敏知時務喜豪辨跌蕩江湖聞自年少時已落落自奇異初學時文薄其道遂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久之有契乃旁按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精意鍊習得其要領其於醫理尤邃上下數千年窮原達流參稽得失書之於辭沛如也以諸生貢太學尋棄去專以醫活人

數應人請往來吳淞震澤間因以曉知諸水源流順逆淺深通塞之故其後縣有興作君輒正論鑿鑿持是非有不能奪常委曲從之乾隆二十七年巡撫莊公欲興水利將開震澤縣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水君白言其五十餘港非太湖下流開且無益又將壞室廬墳墓不可算數唯附城十餘港爲湖下流濬之便因導有司相視卒從其言時諸大吏稔君才又見君論事剴直因民之利多所補益咸引以爲重會 天子聞其善醫 召之將授以官辭免三十六年再 召卒於京師年七十九 詔賜之金贈儒林郎君平生著書甚具多自得之言嘗勸新樂府曰汨谿道情警動剴切士林誦之妻周氏繼殷氏子三人長煥次熾次燦孫五人挺聶

祖培塿垣君出自汲水港丁氏故與予爲重表兄弟少而相習既
老猶時時往還間歌詩相贈答以予平昔戚好之間求如君之傑
然自立者亦已罕矣子煥自京師以君喪歸將以卒之明年十月
六日葬於吳縣石湖之濱而屬予爲之銘銘曰
君之醫世所師陰行善人不知其骨俠其心慈時屈伸道有之貽
厥子昌其施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
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 天子召入都 命視蔣公疾
先生奏疾不可治 上嘉其樸誠欲畱在京師效力先生乞歸田

里 上許之後二十年 上以中貴人有疾再 召入都先生已

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熾載櫬柩以行果至都

三日而卒 天子惋惜之賜帑金 命熾扶輿以歸嗚呼先生以

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

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

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

訪熾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

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鉅康

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

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句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

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慙心駭帖帖讐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喏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迮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强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

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
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薑過
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
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
如沈文愨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
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
生長身廣顙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畱心
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
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
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

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浙江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泖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閒人望之疑眞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原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鈎剗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

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儻葛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

贊日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拈舟直詣泖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參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歡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九而別故人李萼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

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右傳袁枚撰

按徐先生名誌傳兩歧各從其舊未審孰爲原名爲更名謹以先生所著書刊本題名先

生醫書實八種共十八卷難經經釋二卷醫學源流論二卷神農本草錄一卷傷寒類方一卷蘭臺軌範八卷醫貫砭二卷洞溪醫案一卷慎疾芻言一卷

靈胎故與同邑沈徵士冠雲友善冠雲學優於考古而靈胎務知今兩人者交相資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古樂府詩集卷之三

全兩人告交游書也

露節姑與同呂氏婦士孫雲文善淑靈學對外談古而靈能蘇助

春間與吳言一書

夏二書與吳言一書

春間與本草錄一事於要略式一書簡臺州人等書

春間與本草錄一事於要略式一書簡臺州人等書

春間與本草錄一事於要略式一書簡臺州人等書

春間與本草錄一事於要略式一書簡臺州人等書

春間與本草錄一事於要略式一書簡臺州人等書

塞翁

右塞翁行略一卷翁之叔子庸齋刻以見遺者也翁之生平行事亦略備於此矣然翁有陰德及於當時當時所不及知者翁亦不爲其諸子言雖其諸子亦不得知之蓋其志欲以解異流邪說之害而屈以力之所不逮姑卽其力之所可施者以稍救其萬一不得已而爲是冥冥之術也予又安耳卒祕其言而不以告其嗣子並爲當世之溺者告耶翁之言曰懷之俗於日者信之可謂至矣男女婚偶則問之嫁娶年月則問之迎送有忌面向有方壻婦兩家聽其杜撰凶吉名字至以相詬病讎害一切壺鏡鞍袖水桶醜劣之具無弗用也喪葬則必擇地擇年化命主命無不巧合不則

終身易世而不冝葬焉其一切斬桑鎮鬼紙錢花石凌雜之項無不從也其尤惡者人始死則延日者至按其生卒年月日時交錯加之依其術書曰某月某日某時魂出某方至某所名曰出殃或在遠日或在近日蓋有在小斂之內者其日則合家大小避舍拋死者不顧至有盜竊瞰其空舍裂去死者衣服莫敢諦睨嗚乎爲子者於斯不其愴與吾習其術而恫其事其他德薄不能正也獨於出殃必陰爲遷就其時日使人子不以是陷於極惡大罪庶於吾心駢少安焉耳予所聞於翁之言若此此豈非天下之陰德哉夫王政微而四禮缺四禮缺而民行衰自三季以至於今民並不知有所謂冠與祭者矣其婚葬之僅存者則又爲日者之說亂之

相習成俗而人心之惑溺不可以解苟在上者無以示之在下者無以求之則吾周公孔子程子朱子司馬氏之禮其相與講明而傳於世者將毋沒沒而終至於盡與翁好家禮讀之終其身不厭既以教於其家又欲詔之人人至其譁而不行顧以其術陰變化之以革其悖逆不道之尤者而俗固未嘗變人固未嘗曉也此則翁之志之苦如此而豈足以盡翁之志也哉嗚乎俗之敝也久矣翁陰行之吾爲顯言之蓋將以翁之術解時人之惑竝使翁諸子之習其術者有以知翁之志而推其事於無窮也於是乎書以示之

右書塞翁行略後夏錫疇撰